

“挺住意味着一切”

——记南京先锋书店

黄 荭

摘 要：先锋书店代表了创始人钱小华的理想，在书店经营几经起落波折中，他终于找到了寻觅已久的文化寄托。整个追寻之路也可以看作是一代知识分子对人文情怀的不断追求。

关键词：先锋书店 实体书店 到农村去

以诗歌之名

2019年11月初，先锋书店23周年庆以“向诗歌致敬”为主题拉开序幕，在南京（先锋书店五台山总店、玄武湖公园梁州的先锋诗歌书店）、无锡（先锋惠山书局）、福建屏南（先锋厦地水田书店）三地组织了14场诗歌的飨宴，芒克、周云蓬、余秀华、庞培、朱赢椿、杨键、马铃薯兄弟、蓝蓝、华黎、王超、叙利亚诗人阿多尼斯、北岛、薛庆国、王理行、黄梵、陈东东、野孩子乐队、廖伟棠、零雨、杨海崧、曹寇、刘立杆、加拿大诗人路易丝·杜普蕾、美国诗人弗罗斯特·甘德、爱沙尼亚诗人马图拉、阿根廷诗人塞尔吉奥·莱蒙迪、日本诗人四元康祐、朱文、毛焰、黄荭、荷马先生等39位嘉宾为诗歌爱好者带来了长达一个月的诗歌巡礼：

11月3日，“好诗遇到笨故事”，朦胧派诗人芒克与民谣诗人周云蓬来到先锋书店五台山总店，与诗人余秀华、庞培、朱

赢椿、杨键、马铃薯兄弟一起聊生活、文学和理想，聊焦虑的时代，诗歌如何影响创作和生活，并给予人们希望和慰藉。11月4日，“我全部的情感都被太阳晒过”，诗人芒克、余秀华、庞培、杨键来到无锡惠山书局。芒克回顾了七八十年代诗歌创作的黄金时代，与读者分享了当年北岛、多多、食指、岳重那一代诗人的故事。几位诗人也一同分享各自的创作体验，让一首诗变成一首诗的，是心弦被拨动的鸣响。

11月9日，“听写世界的人”，诗人蓝蓝的诗歌创作分享会在先锋厦地水田书店举行。蓝蓝重点分享了描绘自然的诗歌，和建筑设计师华黎、导演王超一起讲述了“听写世界”的经验和对这片土地的眷恋。

11月10日，“另一种声音”，阿多尼斯和北岛来到先锋书店五台山总店，一个是阿拉伯世界最重要的诗人、思想家，一个是中国当代影响最大的诗人之一。他们是我们梦中的灯塔，黎明的钟声，因为他们的诗歌，我们仿佛披上了一身战甲，敢于直面荒诞的人生，敢于聆听真实的声音。阿多尼斯从年少说起，分享了诗歌是如何缓缓融入他血脉的故事。在随后的诗歌朗诵会上，北岛的诗歌隔着岁月扑面而来，依然那么铿锵有力。

11月11日，“属于自己的语言”，诗人北岛、陈东东、杨键、庞培来到无锡惠山书局，一起聊诗、读诗、向诗歌致敬，倾听真正的语言。

11月11日，“我不愿融化于雷同”，阿多尼斯、野孩子民谣乐队在玄武湖梁州的先锋诗歌书店为读者带来一场诗与歌的交响。

11月22日，“岛屿的声音”，香港诗人廖伟棠和台湾诗人零雨来到先锋书店，以“岛屿的声音”向诗歌致敬。在现场，诗人们聊诗歌创作，聊每一首诗歌背后的故事。廖伟棠分享了自己最近写诗的趣事，零雨则回顾了自己是如何走上写诗这条道路的。

11月23日，“我们如何找到被拒绝的幻觉”，摇滚乐队主唱、

诗人杨海崧和先锋小说家曹寇、诗人刘立杆来到先锋书店五台山总店，畅谈音乐与文字创作。杨海崧分享了作为音乐和写诗两种写作方式的不同，叙事文学给了他写作的新方向，放慢脚步，在每个细节处感知生活。

11月29日—30日，“言说与沉默——香港国际诗歌之夜·南京站”，诗人北岛、加拿大诗人露易丝·杜普蕾、美国诗人弗罗斯特·甘德、爱沙尼亚诗人马图拉、阿根廷诗人塞尔吉奥·莱蒙迪、日本诗人四元康祐、朱文、黄梵、毛焰、杨键、朱赢椿、黄荭、音乐人荷马先生等嘉宾齐聚先锋，诗歌给读者带来一场穿越时空的旅行。

……

在店庆月期间，我应书店主人钱小华之邀，担任了“香港国际诗歌之夜·南京站”两场活动（29日的“最初的话语”座谈会和30日的诗歌朗诵会）的主持。虽然20年间经常在先锋书店出没，跟一众隔三岔五在书店举办各种读书沙龙、新书发布、座谈交流的南京文化人都混成了“熟人社会”，但我的确鲜有活动主持的经验。不过我还是很爽快地答应了下来，忐忑归忐忑，内心其实并没有过多挣扎和犹疑，因为我也曾是浙西南群山包围的小镇上，那个头脑微微发热、痴迷于读诗写诗的少年。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也是我个人的“诗人归来”之旅。

“香港国际诗歌之夜”是由著名诗人北岛于2009年发起与创办的国际诗歌节，活动每两年一届，广邀世界著名诗人共聚香港，进行交流研讨和诗歌朗诵。近几年活动亦延伸至内地不同城市，传播诗的魅力。本届诗歌之夜的主题为“言说与沉默”，用创办人北岛的话来说：“哲学家把可说的弄清楚，诗人把不可说的表现出来，哲学止步的地方正是诗歌的开端，对于不可言说的，诗歌是一种可能。”

作为参加南京场活动唯一的女诗人，露易丝·杜普蕾认为写诗里

面很重要的是要在沉默跟言说之间取得一个平衡。“我们在和别人对话的时候没有沉默的空间，但是在诗歌里面我们可以有沉默。诗歌的沉默就是一种律动、一个节奏、一种语言的音乐性、一段旋律。”她说自己不是一个所谓的“大脑诗人”，她尤为关注的是身体当下的感受，女性写作就是一个梦，“我相信女性写作可以改变世界，这也是我自己写作的原因。”

马图拉认为文学，尤其诗歌其实是有一个特定的指向，有的东西是无法表达的，而无法表达的东西就是沉默，而写作的任务就是尝试去表达无法言说的东西。他在“海岸”一诗中叩问：“百载或千年到底是什么”？在“如石”中给出了答案：“一切曾存在的，皆曾存在/并将不复存在，纵或假如存在，将不再以/相同的方式存在。”

四元康祐从12岁开始喜欢诗歌，也很想写诗，但他发现自己做不到。“我发现很多人写诗是为了自我表达，但是我没有任何关于我自己的东西想要表达出来……有些诗人，他们心中有一片空，可以把别的东西放进这片空里，诗歌就会流淌出来。我在26岁的时候离开日本，开始尝试用英语写诗，然后再把英语诗译成日文。就是在自我翻译的过程中，我发现了我内心的空，这个空就像一个锅，我们可以把现实放进去，然后再炖出一首新诗。”

朱文说他的诗歌生涯是在北岛领导的80年代诗歌的狂飙突进落幕后，在当代诗歌处于最低潮的时候开始的。“在北岛那个时代，诗人就像英雄一样。到九零年我开始写诗的时候，当时有两个事儿不能随便透露，一个是你写诗，二是你的性取向。但是越是禁止，反而会刺激你产生一种犯规的冲动。我决定以一个诗人的身份开始招摇过市的时候，恰恰是一个我决定对自己的生命不太负责任的时候。从那个时候开始，在自己的写作中慢慢去认识到，什么是诗歌？重要的是认识到汉语伟大的诗歌传统，最后成为一个不可救药的诗人。”

弗罗斯特·甘德对位于玄武湖公园里面的先锋诗歌书店印象深刻，在他看来，诗人就像是异乡人，就像是译者，因为“翻译是一种很好

的让我们可以去想象他人或者他者性的媒介。翻译可以让我们保持语言的鲜活，因为它会让我们语言进行转变，通过吸收外国的一些作品，开始意识到一个异国性，从而不断地更新我们自己的伦理道德观念，从而认识到我们自己内心深处也有这样一份异乡性或者说异国性，从而对他人心理理解和悲悯。”

塞尔吉奥·莱蒙迪说诗歌很美妙的一点就在于，诗歌是在不停变化的，不仅是从历史的角度而言在不停变化，而且在不同的年龄，我们对诗歌的看法也是不一样的。

黄梵说他是当天文学家的梦破了才写诗，因为他在文学中突然有一个发现，因为所有的科学都是去发现所有不同事物的共性，而文学可以不做这件事情，文学是发现不同事物之间的差异，把“不同”用一种创造性的方法连接起来。

“最初的话语”在杨键的理解就是一颗赤子之心，中国汗牛充栋的文明都是为了保护这一颗赤子之心，尽管“我们现在工作的场地其实是一个巨大的文明的废墟，我只是废墟上的一个工作者而已。”

周六下午的朗诵会，整个书店再次被诗歌点亮了，当北岛朗诵“时间的玫瑰”的时候，现场沸腾了，“镜中永远是此刻/此刻通向重生之门/那门开向大海/时间的玫瑰”。

其实并非只有这一个月，也并非只有今年，先锋书店从创立伊始就一直在尽力参与并推动诗歌的实践，促进当代诗歌的发展。先锋是陈列各国诗人诗集最多最全的书店之一，也曾举办过很多场国际性诗歌活动，诗人北岛、郑愁予、洛夫、欧阳江河、蓝蓝、王家新、宋琳、陈东东、杨键、余秀华、廖伟棠、多多、管管、日本诗人高桥睦郎、谷川俊太郎、美国诗人杰罗姆·卢森堡、罗伯特·哈斯、南非诗人嘉贝巴、叙利亚诗人阿多尼斯、瑞典诗人埃森普马克、韩国诗人文贞姬等都曾在先锋书店和读者分享他们的创作经验和诗歌作品。诗人们来自不同的国族，有着各自的宗教和历史文化背景，但诗歌为我们描绘了一个破除界分和壁垒的理想国的模样，在先锋书店，我们总会有一

刻被深深打动，真切地看到了曾经的启蒙、当下的反思（或者说是突围）和未来的奔向。

2019—2020“此时此地”先锋书店用诗歌和音乐跨年，20位重量级诗人、音乐人和来自全国各地的一千名读者一起，“以爱的名义，向诗歌致敬，向诗人致敬。”不负诗歌，不负诗人，不负拥抱中老去的时光和爱人。从前一晚8点开始进场，跨年活动一直持续到翌日清晨6点，最后所有观众集体朗诵食指的《相信未来》来迎接黎明的曙光：“……朋友，坚定地相信未来吧/相信不屈不挠的努力/相信战胜死亡的年轻/相信未来、热爱生命”。

内心引力

我知道先锋书店的时候已经是1999年，当时先锋搬迁至广州路79号儿童医院旁边，不到一百平米，因为离学校近，有时路过便会拐进去逛逛淘淘书，但印象不深。2001年9月，先锋书店搬迁至广州路12号二楼，就在南京大学广州路门边上，占地约600平米，其实不出校门，从校内网球场边上一个楼梯上去便可直达书店（这个楼梯在非典期间被封了），去得次数多了，和书店还有书店老板钱小华也就渐渐熟络起来，每次到书店他都会笑容满面地上前打招呼、握手、推荐几套新书，偶尔也会猝不及防地问一些莫名其妙的问题：

“你为什么不忧郁？”

我反问：“我为什么要忧郁？”

“深刻的人都忧郁。”

“那我不深刻。”

……

现在想来，当时他那满脸习惯性的笑容背后隐藏着的应该是“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的深不可测的无奈和焦虑罢。

“书店是我落魄在异乡的避难所，反过来说也是我生与死的一场抉

择。我一个乡下人漂泊在异乡，从机关下海，在茫茫的生意场上失意，无家可归时流浪在大街，头撞在电线杆上都不知道。绝望中诞生了一个想法，在我一个人独自面对严寒的时候，书给了我存活下去的希望，我将要与书相依为命。”2005年，钱小华在《先锋书店，生于1996》一文中这样回忆道。是强大的内心引力把他引向了开独立书店这条寂寞又荆棘的道路，从此一往直前，哪怕一而再、再而三地跌落到绝望的谷底。

1996年深秋，一个生意屡屡失败、生计四处无着、落魄困顿在异乡的青年遍寻南京大街小巷，最终于11月26日在太平南路开了一家只有17平米的小书店，起名“先锋”。从太平南路、北京东路、中山北路，到长三角图书批发市场一路上，每天都能见到这个清瘦的年轻人往来奔波的身影。书店是“临时搭建的白铁皮屋子，人坐在门口守店跟走在风雪里没什么两样，严寒肆虐，冷飕飕一片，骨头都打着颤，手脚冻得都能见到里面的血肉，每到夜晚，太平南路商业一条街就剩下书店的灯还在雪光中闪亮，晚上步行回家，回头看一串串脚印，满载一轮月光，百感交集的美丽”。

书店斜对面是圣保罗教堂，每到礼拜六、礼拜天都有很多信众前来望弥撒，唱诗班的音乐从教堂飘出来，仿佛心灵的慰藉。那一年的圣诞平安夜，圣保罗教堂门前集聚了无数信徒和只是来看看热闹过洋节的游客，宽敞的马路被围得水泄不通，教堂的工作人员见门前人山人海，没敢打开铁门，一直到晚上12点，人群也没散去，很多人挤在书店里，那一夜教堂虽然因为人多没有开门，但许多人因为来教堂而认识了这家小小的书店。“手不停地在书架前挥舞，上下取书的景象让我感动，脸上的汗珠照彻我的心灵，书店似乎变成了另一座精神的教堂。”

或许因了这个缘分，钱小华后来成了基督徒，事实上，在他入教之前，他的书店就已经开始摆放十字架。十字架是先锋的一个精神角度、一个象征，象征每一个觉醒者，都要背负自己灵魂的十字架孤独

走过的一段苦路。

开店不到一年，因为拆迁书店被迫搬到马府街9号一幢居民住宅楼下，逼仄的空间连当时的十几个书架都摆放不下，读者找不着地方以致生意一片萧条。后经人帮忙搬至马府街173号巷口，和最早的书店相隔不远，面积较以前大了两倍，大约40平米。装修不到俩月，几个酒徒夜里醉酒驾车撞进书店，两扇玻璃大门被撞得粉碎，书架散了，书和玻璃碎片一地狼藉。那一年，书店在颠沛流离中苦撑了下来。

直到1999年，先锋搬迁到广州路79号儿童医院旁，尤其是2001年又搬迁至广州路12号二楼，周围有南大、南师大、河海等高校学子这个巨大的潜在客户群，以做人文社科书为特色的先锋书店才渐渐迎来转机。为了节约成本，从一开始，钱小华就把书店经营定位在做出版社的库存图书上，当然也不是随便什么库存书都能入他的法眼。“我挑选了国内如广西漓江、上海译文、中国电影、中国戏剧、上海古籍、北大等一批人文社科重量级的出版社，三天走云南、奔广西、闯上海，组织库存书上千件，如漓江出版社的诺贝尔文学奖系列丛书、法国二十世纪龚古尔文学奖丛书等；上海译文的世界文学名著珍藏本、作家回忆录丛书、西方文艺理论译丛、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德莱塞作品、别林斯基选集等一大批翻译作品；电影出版社的外国电影理论名著、外国电影大师传记、外国电影剧本等；戏剧出版社的外国当代剧作选、梅兰芳论戏剧等；北大出版社文艺美学等系列及百花文艺出版社百花散文书系等。先锋几乎把出版社中与人文社科相关的库存好书网罗尽净，出版社发往南京的集装箱一次就有9个，书店因此渐有名声，周边地区的书店也赶来购货。书店也成了读书人聚会的中心和人文学者首先拜访的地方。”也是在这一时期，钱小华开始着力打造书店空间，创建一个开放的、文艺复兴式的公共生活体验空间，为读者打造具有精神内涵和诗意之美的书店阅读体验空间，他在书店里免费提供茶水，并在靠窗位置摆上了一排宽大的书桌，把书店从单纯“卖书的地方”变成了让人忍不住想坐下来安安静静“看书的地方”，也正因

为这样，先锋书店被南大学生称为“第二图书馆”。同时，先锋书店开始推出会员卡，渐渐聚集了一批铁粉，这批忠实读者也成为先锋书店组织的一系列读书、座谈、沙龙、影像活动的拥趸。

南大店成功之后，钱小华又忍不住想杀回创业之初的城南大干一番，2003年，他看中了夫子庙地下商场一条长160米、宽14米的服装大街，他要把它改造成梦想中的书店，书店的装修设计围绕“大地、异乡、精神”的主题，以黑白两色为主，“书架上不到顶，下不落地，取其中间五档，书籍面对着读者摆放，创造与读者的亲和力。书架中间还镶嵌经典艺术的黑白灯箱画面，平台简洁明快，两排柱子上悬挂艺术大师的黑白照片和著名诗人的诗歌，柱子上壁灯威武雄壮般矗立，像从战场上凯旋而归的战士，读者们静心坐在两排的沙发上阅读，触摸大师和诗人们的不朽灵魂。他们找书累了还可以再去一个名叫‘空间’的地方神游咖啡，得半日之闲，可抵十年尘梦”。钱小华兴致勃勃地邀请读者在这个名叫“先锋大道，阅读广场”的自由灵魂战场上聚会，为了自由和生命。他坚信“燃烧不尽的是信念；激情，永不落幕”。但理想还是输给了现实，两年后，这家号称亚洲最长的书店，因经营不善倒闭，搬离书店的那天，钱小华“眼泪潮水般朝外涌，一阵一阵，我无法用手挡住那眼泪，那片刻的眼泪仿佛能淹没整个南京城……”这是他在《智慧在大道上哭泣，无人认识她》这篇文章中记录的，尽管书店的诉求仅仅是：“我们想活下去，就想活下去。”同一年开业的先锋书店东方商城店，是南京第一家地铁书店，坐落在新街口地铁站出口处，也因为地铁线路改道，人流量不如预期，经营惨淡最终也草草收场。

2004年，钱小华在报纸上看到五台山地下停车场招租的消息，想着五台山附近的大学区和白领人群，钱小华再次燃起了开书店的激情。2004年9月18日，先锋书店五台山总店开张，经营面积近4000平米，经营品种近7万种，并有1000平米物流配送中心。据说开业当天客流量高达上万人，当日销售图书码洋近10万元，创造了学术书店的一个

奇迹。在空间上，五台山总店也加入了很多特色元素，像门口大红色的先锋邮筒、进门就撞上的思考者雕像、停车场特有的坡道和双黄线、标志性的十字架、大大小小的作家照片装点的天花板和墙壁……如今都成了网红打卡点。

2008年前后，在当当网、卓越亚马逊、各种网上书城的冲击下，实体书店在飞涨的房租的重压下喘不过气来，国内一大批知名的民营书店苟延残喘了一段时间，最终陆续挥泪倒闭，很多人喟叹：“中国独立书店凛冬已至，春天不再。”先锋书店也一度亏损千万元，资不抵债。那段时间，钱小华独自躲进了安徽黔县的一个村子，思考着书店的出路。很快，在一片争议声中，先锋启动了自我转型模式：图书+咖啡+文创产品+文艺沙龙。2008年5月，先锋成立了自己的文创公司和团队，锻造具有先锋独特个性的文化创意品牌，用创意带动书店模式转型升级，实现了创意产品设计、生产、销售的一体化的文创产业链，极大增强了书店的造血能力。迄今已经开发了“独立先锋”系列文化创意产品共5000多种。

如今，先锋已经在南京历史街区打造了多个门店。但各个门店并不是刻板的复制，而是因地制宜的、融合了当地的环境，打造属于自己的特色门店，同时这些门店又一脉相承、相融共通，更加确立了先锋书店作为南京文化地标的地位。随着门店的增加，先锋书店也是书店行业最早实施项目合伙人制度，使企业逐步实现业绩化激励、高效化运营、民主化决策的经营机制，让每一家门店成为有创新能力、有创业意识、有责任担当的员工创业发展平台，助推企业发展进入更快的发展阶段。通过充分授权，分而治之，先锋鼓励各部门积极拓展，利用自身资源和优势，找到适合自己门店发展盈利的创新方法和模式。项目合伙人制度提升了团队的凝聚力，实现员工与企业风险共担、利润共享，已成为书店行业制度创新的模本。

此外，先锋书店一方面重视对读者的人性化体验服务，在阅读空间营造、阅读桌椅配置、丰富活动策划等方面不留余力为读者所想，

让读者们不断感受先锋文化带来的无限精神力量。另一方面，先锋还依托信息管理系统的会员服务，为会员提供新书推荐、先锋游学、活动通告、活动报名、信息互动等服务，通过新浪微博、微信公众号等自媒体渠道进行各类信息发布，目前先锋微博（29万）以及微信公众号（20万）的粉丝数量均位居国内书店前列。为方便外地读者，先锋还提供方便的网络销售服务，目前有淘宝和天猫、微店等多个销售端口，先锋网店首创的图书“盲选”活动也因为选书的品质和某种不期而遇的小确幸，深受读者喜爱。

传统实体书店向现代新型书店转型势不可挡，在“不只卖书”的道路上，先锋已经越行越远，她所追求的是从根本上为读者创造美好体验和新价值，更关注人性来丰盈读者的内心世界，在图书选择、文化互动、个性服务、价值体验、创意美学上继续突破创新，为读书人提供精神庇护和心灵港湾。

到乡村去

生在农村长在农村，钱小华前半生所有的努力或许都是为了走出金坛乡下那段困顿绝望的生活，母亲的不幸和童年经历既是他内心最隐秘的伤痛，也是激励他奋发有为、百折不挠的力量源泉。一旦理想的羽翼丰满，“还乡”的情愫就如春草滋生，“因为你与那片土地结成了永恒的联盟，故乡是永恒的”，这种与生俱来的和土地千丝万缕的维系让钱小华自发自觉地去探索一条另类的文化反哺之路：把书店融入到广大乡村中去，积极拓展乡村书局项目，结合当地特色，把乡村书局打造成为展示当地历史文化、风土人情、民俗工艺的重要平台，并通过先锋的品牌影响力共同推动乡村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的双重建设，以文化引领乡村重建，以品牌促进旅游发展，以创意带动产业升级，从而让乡村书局成为连接城市与乡村的一个桥梁和纽带。

安徽黟县的碧山是钱小华乡村书局理想的发端，源于艺术家欧宁

一次在餐桌给钱小华提的一个建议：“你什么时候来碧山开一个书吧！”这个提议和钱小华内心深处的召唤不谋而合。2012年秋，钱小华坐上车去了碧山，正巧遇到在隔壁开会的村干部，聊得投机，村干部便带他参观了名为“启泰堂”的汪家祠堂——也就是后来的碧山书局。很快，他与村委谈妥，签订了50年免费使用的合同，钱小华承诺出资将年久失修的祠堂修旧如旧，保持原貌。

碧山并不是偏僻闭塞之地，坐火车到黟县汽车站后转公交，十来分钟就能到碧山村村口。这里原本也是世代“俯首农桑，耕读致远”的丰饶之地，重视族人子弟的教育，兴建书屋书院，位于村口的云门塔，就是当初建在云门书屋近旁而得名，解放后书屋在破四旧运动中被拆除，目前只留塔一座。改革开放后，农村越来越成为贫穷落后的代名词，年轻人竞相去城市谋求发展、追求更高的收入和更现代化的生活：“田园将芜，胡不归？”

因此2014年4月开业的碧山书局是钱小华以一个文化项目尝试去激活乡村再造的实验，“让更多人参与到乡村文化复兴中来”。一方面书局延续了先人推广乡村教育和重视读书的古韵，浸染着徽州的历史文化、山川风貌和人文景观，另一方面书局也带动了周边以民宿、餐饮、文创、土特产、手工艺、游学项目协调发展的产业集群的形成。

导演施秋荣夫妇拍摄的纪录片《内心引力》见证了这一并非一帆风顺的历程，当时钱小华正准备把碧山书局不远处一个荒废多年的农家牛圈改造成一家咖啡馆，我们在影片中看到村民很抵触，和钱小华发生言语冲突的颇有戏剧化的一幕：

“你不能在我房子这里乱放东西。”穿着条纹衫的中年男子挥着手，食指和中指间还夹着钱小华递过来的香烟，“那重量，压得墙头塌了。”

试图在安徽碧山移植“先锋文化”的钱小华，用他特有的充满诗意的宏大话语去安抚，做了个下蹲靠背的动作，“我们背靠背

更有信任感”，带着尴尬的笑容说，“我来帮你搞起来”。

这句话彻底惹恼了对方：“你搞什么东西啊，你闭嘴。你们外地来的人，没一个好人。”

村民口中“你们外地来的人”，可能也包括钱小华的朋友、艺术家、《天南》主编欧宁，他在2011年和左靖一起创立了“碧山计划”，希望以乡村建筑、戏曲和手工艺为切入点，盘活当地的文化，创建“碧山共同体”。2015年7月，牛圈咖啡馆竣工，整个建筑依“篱”而建，山墙刷新，屋顶用木质廊柱抬高，以达到隔空的效果。咖啡馆院内的地面是由农民家的废弃旧青砖铺设而成，室内家具和陈设也选用当地的老物件，比如村委会的办公桌、以前供销社的货架、老年画、当地连环画、民国结婚证、土地契约等，墙上挂着党章、党支部的任职书，还有一溜儿钱小华几年来在碧山拍摄的老百姓生活、农耕、民俗照片。咖啡馆开张那天，所有村民都被请来免费喝咖啡，乡村大妈们一个个都穿上了新衣服，钱小华说：“我从他们身边走过，闻到他们身上都有一股樟脑丸的香味。至今我都会闻到。”参与书局建造的大妈们如愿品尝到了此前从未试过的咖啡，一边皱眉说“好苦”，一面哈哈大笑。一位受邀去喝咖啡的奶奶对钱小华说：“吃不吃（咖啡）没有关系。没有人来，这个村子就可怜了，农民也要有人一起玩。”

那一天，我也在碧山，和一车从南京过来的所谓文化人，还有一众先锋书店的忠实读者一起参加了碧山书局余秀华的诗歌分享会、牛圈咖啡馆的开张仪式，还看了晚上村里组织的一台浓妆艳抹的地方戏。在牛圈咖啡馆，钱小华一时兴起，当场赋诗一首，只可惜他的金坛普通话经过几个朋友的努力，也只成功破译了一句“浪花是情人的手帕”，我想那应该就是他写给书店的情诗。

牛圈咖啡馆与碧山书局是先锋倡导新型乡村文化、新型乡村生活体验的一个不可或缺的部分，延续一个村庄的教育血脉，并给乡村带来新的生机和活力，构建乡村的公共文化空间。“不像在城市里开书

店，办乡村书店不应该为了赚钱，盈利是不可行的。相反，我们应该尝试为书店和其他文化项目建立一个新的文化价值体系。这是一项有利于农村的长期项目。我们不应简单地追逐利润，我们需要这样做，并充满激情去做。”碧山书局不仅是书籍陈列的地点，更是一个集艺术展览、人文讲座、咖啡文化、文化创意馆等多元化的阅读体验空间，经营五年多来，吸引了来自意大利、法国、美国、日本等国内外数十万读者来此旅游休闲、体验阅读，很多已走出去的碧山村年轻人，纷纷回到乡村参与乡村的建设和发展，整个碧山村焕发出新生的活力，碧山书局正逐渐改变着一座普通村庄的气质，使之成为皖南最具文艺气质的乡村。

此后又有了无锡惠山书局、浙江桐庐先锋云夕图书馆、浙江松阳陈家铺先锋平民书局、福建屏南先锋厦地水田书店……“书店到乡下去，除了打造一个公共空间，建设公共理想和秩序，最为重要的，我觉得还是要启蒙人的心智。”因此，先锋在选址上避免过多的商业化倾向，更多选择在具有历史底蕴且饱含故事的地方扎根，先锋要向大众讲述的是先锋故事和中国故事，“让每个来书店的人都不虚此行，并且感受到一个地方文化的根，历史的魂”。这一家家乡村书局寄托着先锋对于文学的绮望，对于乡村复兴的希冀，对于精神追求的向往，也寄托着先锋关于文学艺术乡村最美好的想象。2019年5月18日，陈家铺平民书局·驻村作家写作中心迎来了第一位入驻作家余秀华，“一步一晃里/倾斜的还有曾经的伤/而这山岚苍翠，岁月绵长/爱如树深种，必然招来雷雨一场”。

灵魂，大地上的异乡者

“大地上的异乡者”是南京先锋书店的一句口号。这个诗句出自德国诗人格奥尔格·特拉克尔一首题为《灵魂之春》的诗作，海德格尔在《在通向语言的途中》用相当长的篇幅解读了“灵魂，大地上的异

乡者”，通过思与诗的对话旨在把语言的本质召唤出来，重新学会在语言中栖居。在他看来，“所谓‘异乡的’（fremd），即古高地德语中的‘fram’，根本上却意味着：往别处去，在去往……的途中，与此前保持的东西相悖。异乡者先行漫游。但它并不是毫无目的、漫无边际地乱走一气。异乡者在寻找之际走向一个它能够在其中保持为漫游者的位置。‘异乡者’几乎自己都不知道，它已经听从召唤，走在通向其本己家园的道路上了。这位诗人把灵魂命名为‘大地上的异乡者’。灵魂之漫游迄今尚未能达到的地方，恰恰就是大地。灵魂首先寻找大地，并没有躲避大地。在漫游之际寻找大地，以便它能够在大地上诗意地筑造和栖居，并且因而才得以拯救大地之为大地——这就是灵魂之本质的实现”。

用钱小华本人的解读，“书店是流放者守望的旅程，我是一个寂寞的守灵人，在无边的黑暗中等待我自己”。听从内心的召唤，坚持“开放、独立、自由、人文”理念的先锋正走在回归家园的道路上，跨越城市和乡村，将书店带到更多的远方，带给更多的异乡人。“一座城市不仅要有宽敞的马路，鳞次栉比的高楼，还要有教堂、名人雕像、剧院、博物馆、图书馆和大学；更为重要的是在昏黄的灯光下的一家家书店。一家书店正是一个时代的歌者，也是一个时代的观察者，它为漂泊异乡的人提供了精神的庇护，为每一个来先锋的来来往往的人，为每一个漂泊的灵魂，带来温暖而百感交集的旅程。”

注重营造具有先锋思想内涵的文化共享平台，二十多年来书店充分利用自身的资源优势，推出先锋文化大讲堂，积极倡导全民阅读，增进文化互动，丰盈人们的精神家园。先锋书店累计举办的文化活动已超过2000场，参与活动的读者超过三百多万人次。高桥睦郎、谷川俊太郎、杰罗姆·卢森堡、阿多尼斯、勒克莱齐奥、斯利玛尼、北岛、陈丹青、郑愁予、洛夫、白岩松、白先勇、叶兆言、苏童、毕飞宇、鲁敏、周国平、贾樟柯、梁文道等一大批名家学者都曾光临先锋文化大讲堂，每年四百多场讲座，场场人头攒动，对广大读者而言都

是丰厚的文化滋养。先锋书店还加强对外的合作，联合举办绘画作品展、摄影作品展、音乐演奏会、戏曲沙龙、艺术沙龙、话剧演出等丰富多彩的艺术活动，使先锋书店成为当地文化艺术传播敏锐的风向标。2017年成都国际书店论坛上，在谈到“书店与城市风格”这一主题时，钱小华说：“生活化、时尚化和创意化将是未来书店发展的必然趋势，书店作为一个城市的记忆景观、公共景观和社会景观成为人们生活的一部分。”

2019年10月31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官方微博发布重磅消息，批准66座城市加入教科文组织创意城市网络，其中南京被列入世界文学之都。先锋书店的公众号发了一篇“因为南京，所以先锋”，而作为二十多年来一直也浸润在先锋书店理想主义人文气息中的城市和生活在这座城市里的读书人，这句话我们也完全可以反过来说，“因为先锋，所以南京”。

今天，媒体更乐于报道的或许是这家书店一路走来赢得的无数荣光：

- 1999年获中国最具影响力十大民营书店；
- 2006年获中国民营书业“文化贡献奖”；
- 2009年获中国民营书业“年度最美的书店”奖；
- 2010年获华语世界“最具影响力人文书店”称号；
- 2012年获得读书盛典“年度影响力实体书店”；
- 2017年先锋老门东骏惠书屋荣获“2017年度最美书店”；
- 2018年先锋陈家铺平民书局荣获“2018年度最美书店”；
- 2018年先锋云夕图书馆荣获“2018年度致敬乡村书店”；
- 2018年获中国改革开放40年图书发行业“致敬影响力民营书店品牌”；
- 2019年先锋厦地水田书店荣获“2019年度最美书店”；
- 2019年先锋虫子书店荣获“2019年度主题书店”；

2013年10月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以“中国最美的书店”为题对先锋作了专题报道；

2014年3月27日，先锋书店被英国广播公司（BBC）评为全球十佳最美书店；

2015年6月19日被《英国卫报》（*The Guardian*）评为全球十二佳最美书店；

2016年3月被美国《国家地理》（*National Geographic*）评为全球十佳书店；

2016年10月被德国《明镜周刊》（*Der Spiegel*）评为全球最佳书店；

2019年韩国纪录片导演金台荣带领Indecom团队和韩国著名影星张东健拍摄的专题纪录片《我美丽的恋人，先锋》在韩国JTBC电视台播放；

……

但在2020年这个非常特殊的新春，我们更希望，同为大地上的异乡者，更多去看到并理解荣光背后的艰辛和坚守，“有何胜利可言，挺住意味着一切”！

给先锋一个寒冬里温暖的拥抱，“买一本书，寄给2020年某一天的你/Ta，沉浸的水花终将掀起涟漪，阅读继续，先锋继续”。或许，等到那一天，翻开书，我们会和特拉克尔的另一首诗《夏末》不期而遇：

绿色的夏天变得多么轻柔，
异乡人的足音
响彻银色夜空。
一只蓝色的兽怀念它的小路，
怀念它那精灵之年的悦耳之声！